

高拱一句话加速了自己崩溃的速度



当年明月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也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经不住高拱百般刁难，殷士儋终于在内阁会上和他干了一架。之后，殷士儋主动辞职回家了。经过这事，张居正认识到——必须除掉高拱。看出了张居正的不老实，高拱决定先下手，他笑眯眯地警告张居正：听说你收了徐阶三万两白银，帮他儿子免罪？就是这句话使张居正决定立即出手。

历史小说

决心下了，可该怎么动手呢？扫把不到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，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。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，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，单凭自己，实在没有胜算。就在山穷水尽之际，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视野，他的名字叫冯保。

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，明代的太监会机关中，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，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，具体说就是用红笔打√，然后盖公章，上到军国大事，小到鸡皮蒜毛，都得过他们这关。从嘉靖年间开始，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，隆庆登基后，他也官运亨通，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。但冯保并不满足，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，就必须回到司礼监，得到另一个位置——掌印太监。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狱，太监也要论资排辈，按照资历，应该是冯保接任，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，因为高拱插手了。高拱横空出世，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。陈洪上位没多久，也下课了。这下应该轮到冯保了。然而高拱又出手了，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。冯保终于明白，不搞倒高拱，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，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，不需要介绍人介绍，也不需要试探、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，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，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。

他们在等待时机的到来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五月二十六日，机会来临。隆庆皇帝

终于不行了，他紧急下令，召见三个人，他们分别是高拱、张居正，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五月二十六日，隆庆皇帝朱载堉驾崩，年三十六岁。

皇帝死了，按照惯例，大家都得哭一场，无论真心假意，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，同理，按照惯例，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、权力方面的问题。此时，最自信的人是高拱，皇帝死前都说了，太子交付给我，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？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原先站在一旁，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——他拿出了合同。这份所谓的合同，就是遗诏。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，就不多介绍了，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，对不起国家人民，对不起劳苦大众，现在我死了，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，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，当即暴跳如雷：“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！”

但是激动归激动，毕竟人刚死不久，孤儿寡母在眼前，闹起来也不好看。在短暂惊慌之后，高拱恢复了镇定，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遵、程文，整夜商议之后，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日，第一波攻击开始。这一天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，便收到了一封呈呈皇帝的奏疏，作者是高拱，他立即打开阅读，却被惊得目瞪口呆。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：太监不过是下人，却一直参与政治，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，特向皇帝陛下建议，收回司礼监的权

力，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。

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，冯保早有心理准备。冯保扣住了奏疏，没有转交内阁，而是自己代替皇帝，在上面批了六个字，然后批红盖章，还给了高拱。这六个字是：“知道了，遵祖制”。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，却只是冷笑了一声，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十岁太子，如何治天下？

高拱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再次送上奏疏，并特地说明，皇帝公务繁忙，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，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，内阁有人管。谁管？不就是高拱嘛。

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，冯保就头大，如果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，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，那就给你吧！一念之差，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。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。高拱就是高拱，比冯保有文化得多，轮到他当皇上，大笔一挥，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，其大体意思是：“我看了你的奏疏，对时政非常有用，显示了你的忠诚，就按你说的办吧！”高拱表扬高拱，也算有性格。

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，看了高拱的批复，他哭笑不得：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？但无奈之下，他还是盖了章。这一天是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二日，计划圆满完成，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。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三日，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。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

书，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恶大恶极，应予惩办，主要罪恶摘录如下：身为太监，竟然曾向先帝（隆庆皇帝）进送邪燥之药（春药），导致先帝因此而死。此外他还假传圣旨，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，总之一句话，奸恶之徒，罪不可赦！

同日，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，吏部都给事中雒遵上书，弹劾冯保窃权矫诏，应予逮捕审问。这还是明的，要知道，程文、陆树德、雒遵都是都给事中，也就是所谓科长，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，科长出马，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，四处串联，拉关系闹事，京城里人声鼎沸，杀气冲天，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。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四日。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——张居正、高仪。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，无论高拱说什么，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，也不讲话，于是寒暄几句之后，高拱便离开了。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，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，并尊为上宾，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，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，当然，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：“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，你怎么样？”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自当听从差遣！”为表示决心，他还加上了一句：“除掉冯保，易如反掌！”

高拱满意地走了，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。张居正也很忙，他要忙着去找冯保。至此，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，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

法。冯保急了，张居正却丝毫不乱，他镇定地告诉冯保：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。

“谁？”“皇帝”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五日。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，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：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，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。当然了，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，且证据确凿，具体说来是一句话：“十岁孩童，如何做天子！”从“十岁太子，如何治天下”到“十岁孩童，如何做天子”，只改了几个字，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，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，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六日。成败就在今日。高拱十分兴奋，因为一大早，宫里就传来了消息，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，在他看来，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，皇帝要表态了。

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，却意外地发现，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，于是他跪了下去，准备接受喜报：“先帝宾天（即挂）之日，曾召集内阁辅臣，说太子年幼，要你辅政，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，藐视皇帝，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骂完了，下面说处理结果：“高拱回籍闲住，不许停留！”

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，从精神，到肉体。在此后的岁月中，他埋头于学术研究，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，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，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——荆人（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）。

神秘人想要童建国的命



蔡骏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开始不断地死去。他们一直在寻找逃离的通道，但却一次次失败。

[上期回放]

孙子楚看了最后一期《南明日报》，头版头条又是两个言简意赅的大字——末日。文中说：9月3日，政变部队首先控制了电视台，然后以武力进攻执政官居住的南明宫，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；截至发稿，双方仍然在城内展开激战，伤亡人数尚无法统计。看完报纸后，孙子楚喝了玉灵煮的鱼汤，然后就中毒了。

悬疑小说

童建国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小药瓶，这是他多年来随身携带的防病毒药，是一个掸族老人为他调配的，以前在森林中不慎遭到蛇咬，用这个药都可以化险为夷。瓶子里倒出一粒黑色的小药丸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，连林君如都被熏得捏起了鼻子。但孙子楚的牙关紧咬，像僵尸一样不吭声。童建国又掏出一把小匕首，雪白的刀口让顶顶惊叫道：“你？你要干吗？”他用行动做了回答，这把锋利的小匕首，正好插入孙子楚上下排牙齿间的缝隙。他再轻轻地往上一扳，就把孙子楚的牙关撬开了。童建国一手捏着孙子楚的鼻子，一手将黑色小药丸塞入他嘴里，同时玉灵将温水灌入他口中。

“你给他吃的是是什么药？”林君如仍然皱着眉头，她感觉那药像大便的气味。就连昏迷中的孙子楚都皱起了眉头，不一会儿胸口就剧烈起伏起来，喉咙里难受得想要反胃，却怎么也呕不出来。“有这反应就算正常了！”童建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12:00。南明城的另一个角落。正午的阳光。隔着厚厚的灰尘的玻璃橱窗，射进来的太阳已很稀薄，黄色光晕笼罩着小枝的脸，仿佛一个油画里的人物。

小枝的眼眶有些发红，泪水却始终没有流出来：“我非常非常难过，但妈妈却不愿意告诉我爸爸的死因。直到一周之后，我妈妈也永远离开了我！这时我才知道，他们都是

全身溃烂而死的，据说是因为爸爸接触到了某样带有剧毒的文物，而从他的身上再传播到文化院的其他人，结果导致全城病毒的爆发。同时，还有许多动物感染病毒，从而无缘无故地发狂攻击人类，有许多人都死于非命，南明医院的太平间天天都客满。”

“瘟疫？”
“也许是吧，总之一切都陷于混乱。我的流感也早就痊愈了，不过医生劝我不要随意外出。但我的父母在一周之内都离开了人世，让我如何能睡得着觉！我偷偷逃出了医院，此时的南明城已是恐怖的世界，许多人在追打猫、狗等动物，还有人当场死在街头。我独自回到了家里，发现许多东西都被人动过了，也许是有人检查了我爸爸的遗物。但我家的狼狗‘天神’和白猫——我叫它‘小白’，仍然留在我家等着我，并忍受了好几天的饥饿，只能在外面自己捕食。”

“它们没有发狂吗？”一想到动物攻击人类，叶萧就为那两只动物而担心。“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它们也沾染了我的灵气吧。”
“晕，这也算理由？”但他转念又苦笑了一下，“好吧，就算相信你。”“我独自在家里躲了几天，好在冰箱里有许多的食物，足够我和‘天神’还有‘小白’过些日子了。后来外面响起了阵阵枪声，一到晚上就全是军人。执政官发布了宵禁令，紧接着又是政变和内战，许多人死在了街上，更多的人在逃亡过程中死掉，整个

南明城就要灭亡了。”

叶萧有些等不及了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‘大空城之夜’！”
“这是一个奇迹——2005年9月9日，当南明城就要成为人间地狱时，奇迹发生了。”“什么奇迹？不要卖关子！”“你真的要知道吗？”“当然！”

她居然打了个呵欠说：“可你还没帮我完成第二件事情呢。”“第二件事？好，第二件事是什么？”“问题是——我自己脑子里还没想好，我要你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”
叶萧被气得几乎要吐血：“哇，你又在耍我？”一股血被激上脑门，他真想用巴掌抽她了，可面对小枝楚楚可怜的眼神，却是无论如何下不了手。

同一时刻。五十七岁的童建国，仰头看着午后的烈日，视线放下来掠过几栋楼房，便是四周葱翠险峻的群山。路边有一辆黄色的现代跑车，他擦去玻璃上积满的灰尘，轻松地打开车门发动车子，迅速奔驰在沉睡之城的街道上。怀里还揣着一张南明城的地图，先辨别清楚南明医院所在的位置，也不需要GPS全球定位了，只要开过几个路口便能到医院。

童建国知道自己正在和时间赛跑，因为在新的大本营里，孙子楚随时可能一命呜呼！若不是他从河边带回那些鱼，若不是他执意要玉灵给秋做鱼汤，若不是他忽略了沉睡之城的动物们的异常，孙子楚怎么会中毒？

一分钟，童建国在南明医院前刹停下来。走在空

旷安静的医院里，墙壁间还残留着消毒药水的气味。他没有找到医院的指示牌，更不知道血清会存放在哪里？只能盲目地在底楼转了一圈，急诊室里横着几副担架，还吊着永远滴不完的葡萄糖瓶子。这里的气氛让人格外压抑，他忍不住轻轻咒骂了一声，这里肯定不会有血清的。

说不定药房里会有？童建国在底楼找到了药房，却发现门被反锁着，他飞起一脚就踹开了门，一阵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。有的药片和药水已经过期了，散发着难闻的恶臭，他也看不清那些药的名字，无头苍蝇般乱翻了一通。但他连一瓶血清都没有看到，不过想想这种珍贵的血清，也不可能放在底楼的药房里。童建国快步上楼，二楼走廊里依旧亮着灯。他轻轻地往前走了几步，便听到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他迅速调整了状态，仿佛回到丛林杀手的年代，屏着呼吸走上楼梯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。三楼的走廊同样明亮，他锐利的眼神往两边瞥了瞥，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。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幻听时，那脚步声又从走廊尽头传来——绝对是真实的声音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！

童建国一口气冲到走廊尽头，原来右面还有个拐角，果然有个黑色背影一闪而过。童建国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冲过去发现旁边有个小门，他马不停蹄地转入门内，却没料到是医院后面的外墙，阳光再度直接射到了身

上。有个消防通道直上楼顶，仰头只见黑影正往上爬。但这条通道非常狭窄陡峭，必须手脚并用才能上去，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来。此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奋不顾身地爬上消防通道，整个身体都暴露在外面。他抬起头向上高喊：“喂！你给我站住！”但那个黑影一个劲地往上爬，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似的。这种角度也看不清那人的脸，但可以肯定这是个男人。童建国就像个小伙子一样，不知疲倦地爬到了四楼。而黑影已通过消防楼梯，直接爬上了顶楼天台——医院总共只有四层楼。

悬在半空的童建国晃悠悠，他用尽力气往天台上爬去，刚刚把头探出来的时候，迎面却看到一只厚厚的鞋底板。四分之一秒的瞬间，任何人都来不及躲避了，鞋底板重重地蹬到了他的额头。五雷轰顶——霎时间脑子里金星乱转，在几乎要失去知觉的刹那，一只手已脱离了铁把手。感到自己的身体飞了起来，眼前掠过许多闪光的碎片，在黑暗的夜空里无比灿烂。“不！”他悲痛欲绝地高喊出来，却发现整个身体仍然悬挂在半空，只有一只手紧紧抓着消防楼梯的铁栏杆——这是只

手救了他的命。
唯一可以知道的是：自己还活着。童建国重新攀到了消防楼梯上，多年的战争锻炼了他强健的臂力，换作其他人早就摔下去送命了。究竟是谁家伙要杀他？天台上的那个神秘人是谁？